

# 长城故事和长城一样长

Original 吴希杰 549号列车 2018-09-22

终于踩到了八达岭长城的最后一块石头，我很得意。



高中英语阅读里读到的长城，是我想去北京的直接诱因。可是在北京一年，我还没有领略过长城的壮阔；曾先后和三个人约过，却因为各种原因搁浅——暑期炎热，节日拥挤。它太负盛名，即便是最普通的双休日，也有得是游客趋之若鹜。周三，突然发现由于各种原因，周四我拥有完整一天的空闲。终于我来了，一个人。

从北京体育大学到长城，一共45.3公里。学校坐落在北五环以外，有一点好处：去哪里都是十公里起步，去哪里都要个把小时，渐渐地，“山高路远”就不再是不可承受的了。距离于我曾经是一个很重要的考核标准，而这圈无形的栅栏一旦溶解，世界就变得无比辽阔。

七点半出发，先坐反了一站公交，又错过了一班公交，将近十点到达八达岭长城脚下。上山坐索道还是滑车，坐单程还是来回？作为一个豪情万丈的大学生，我不缺手脚并且缺钱，当然是选择不作弊地亲自爬完它。



◆不到长城非好汉，先为自己打个气

因为是周四，人并不多；北京初秋的天气非常友好，温和凉爽的风和客气的阳光为我爬长城提供了很大便利。石块铺就的台阶，高度参差不齐，既然选择了用双脚丈量长城，这种差异感觉起来就会格外明显：低的如手指，高的近膝盖；有的路段坡度很陡而没有台阶，需要抓住扶手躬身往上攀登。真像我暑假极想去的冲关节目——安徽卫视的“男生女生向前冲”，就差一桶从天而降的水了。



◆就是它！生动吗

大约十二点，我来到北八楼的好汉坡。这里海拔888米，是整座八达岭长城中海拔最高的敌楼。也是在这里，我见到了最密集的人头。高矮胖瘦男女老少排着队，然后轮流站



上本应刻着“北八楼”却早已被鞋底磨烂的台座，对着手机镜头高举双臂意气飞扬，在他们的人生中留下光辉灿烂的一笔。这可能算是他们此次北京之旅的高光时刻。



虽然我觉得登上北八楼丝毫没有难度，甚至对这就是传说中的“好汉坡”感到莫名奇妙，但是我似乎能够理解人们的兴奋，并受到了一丝感染。长城对中国人的意味，并不只是一座长城而已。它实在伟大，本身就是一个民族的骄傲；而征服它，足够成为一个人，尤其一个孩童和老年人的骄傲。我许下愿望，等我到了80岁，还能爬得动长城，还能有这样的热忱。

过了好汉坡，人数陡减，眼前一片开阔。对我来说，全部的旅途才完成了三分之二，而风景更美的旅途，才刚刚开始。



◆手机拍的全景图，原图！

真的很美，我甚至开始后悔只带了单反却没带脚架。那样我就可以给自己拍一套长城上的人像，这可比任何的街景都好看多了。

终于踩上了八达岭长城的最后一块石头，我很得意。

可是从城墙向下望，我失声了。虽然早就在新闻中听说过这些塑料瓶的存在，我却并没有期待过它们。它们会在这里待到什么时候？照片定格，这也会是它们的高光时刻吗？







从北十二楼返回，几层台阶外，两个白人小哥在为一个黑人小哥拍照。黑人小哥正咧嘴大笑，一手拿着一小面中国国旗，一手做出招手的动作。我觉得这个场景很生动，悄悄偷拍，居然被发现。

其中一个白人小哥（后来知道他叫Nathan）招呼我：“你想帮他拍照吗？”我问：“我可以吗？”他说：“当然！”

我为他们拍了几张照片，然后开始聊天。原来他们也只是偶遇，分别来自不同的国家：比利时、土耳其和法国。他们询问我的名字，我向他们解释了思哲的英文意思，他们发现我名字的发音和“五、四、九”很像。“就像一个编码！”他们惊奇地说。我们从中国的山水、文化聊到中国人的生活，还有中国孩子们的教育。我为自己瞎说八道的能力感到震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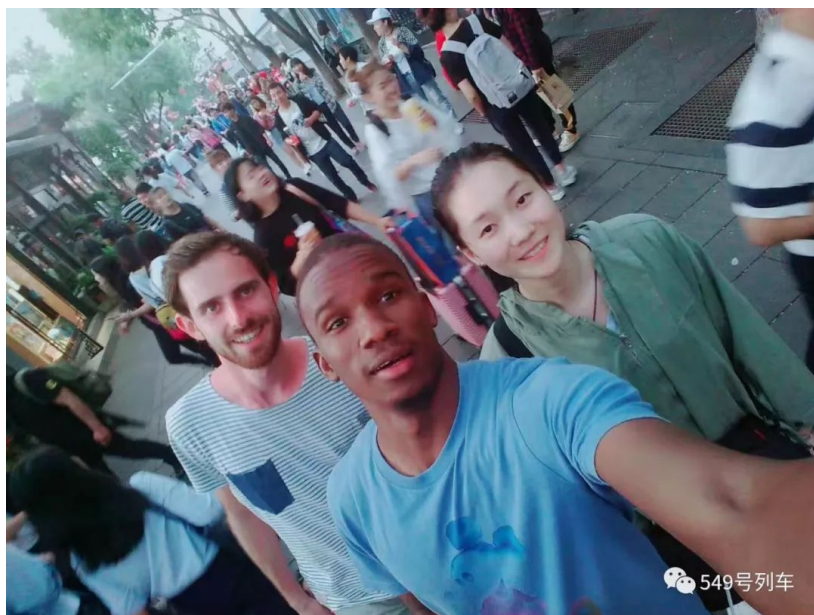


◆从左往右，分别是土耳其的一人、法国的永乐和比利时的Nathan，他们的年龄依次递减

我们结伴下城，一起坐大巴。我坐在Nathan旁边，一路都在交谈。他是个22岁的大学生，专业是某种疾病的康复治疗，已经去过中国的桂林、上海，第二天一早就将坐上通往杭州的高铁。

下了车，来自土耳其的一人（这是他自己取的中文名，我觉得很酷）独自返回旅店，他已经去过黑龙江，将在晚上离开北京继续南下。他向我们一一握手告别，对每个人说：“什么时候你来土耳其，请告诉我。”

而我、永乐和Nathan继续结伴同行。听说他们抵达北京以后还没怎么尝过中餐，我准备带他们探索南锣鼓巷的各种吃食。



◆在人群熙攘的南锣鼓巷，永乐是行走的自拍杆

永乐对任何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怀有浓厚的好奇心和探索欲，在长城脚下就花40块大洋买下了一小块凿有长城的石板，还很激动地要和石凿师傅拍照。选下那款石板只是因为，他认得上面刻的字“中国（长城）”，他说：“中、国，我喜欢中国，我就要这个

了！”这样笃定的喜爱，让我很感动。他很喜欢拍照和自拍，在南锣鼓巷，常常是大手一伸，拍完这个拍那个；那种与生俱来、毫不掩饰的热情气质，也使得一路上总有大叔大妈想同他合照。

Nathan则不然，他显得更沉稳和内敛，更喜欢交流，仿佛一直在思考问题。只要他察觉了一点中国（人）和西欧（人）的差异，就会向我验证，并且探讨原因。如果永乐没有在拍照，他便也加入进来，谈论自己的发现和想法。“为什么中国人在聚餐的时候常常玩手机？这样一起吃饭还有什么意义呢？”“为什么我的中国同事们不会对老板的话提出问题或者发表异议？对我们来说，没有问题就等于对这件事毫无兴趣。”“中国人好像常常在衣服上露出明显的品牌商标。”“在中国，塑料袋的使用好像比较随意。”

他们针对一些现象提出问题，脸上显露的是不解，而非厌恶或优越。其实他们完全可以批评——某些方面，我们确实值得指摘。我本人也常常迷失在社交网络而忽视了眼前的人和要紧的事，我也总是不假思索地接收指令因为这是最简单省力的做法，虽然我已经尽量降低自己使用塑料袋的频率，但在不得不拿到那些小袋子以后，我还是会只用一次就扔掉。

我于是在反思的同时，尽全力地解释，宏观到国家的历史、文化和国情，微观到人的心理和成长经历，试图表述，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国家，我们是一群怎样的人。再一次被自己不懂装懂的鲁莽吓到。

有一些东西不知道怎么精确地形容，一些词汇突然在记忆里消失，不得不绕一些弯，用更简单和笨拙的词语来表述。但是当看见Nathan睁大灰褐色的双眼点着头说“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我也这样觉得”的时候，我想，这就是交流啊，真正的交流依靠心和眼睛来完成。语言是一扇门没错，但只有当房内人想出去房外人想进来，门才有不同于墙的意义；门外的电闪雷鸣或鸟语花香，门里的人声鼎沸或静谧安详，才会是不一样的风景。

我带他们穿越北京夜晚没有灯光的老胡同，他们说：“中国真的很安全！不用怕坏人在这地方做坏事。”语调和他们说“塑料袋好多”时完全一样。我们一起去地铁站，永乐向地铁的工作人员借了一个喇叭，在喇叭里用不太标准的汉语说：“我爱中国，我爱毛爷爷！”

我把他们送到北京南站，他们正巧都暂住在那附近。这大概是我们在北京见的最后一面了，临别，Nathan说：“如果你来欧洲，请来比利时，我请你吃饭。”

我说，I will（我会的）。

永乐没有听到我们的约定，他还会在北京待上几天，正在盘算第二天早上去看升旗。



思哲说

其实前些日子非常丧和烦躁，去长城前一夜更是难过到了极点，失眠到接近凌晨一点。

一个朋友告诉我，这可能是因为换季的时候人会有更多情绪波动。

那么，为什么不反击一下？既然你换季，那我就好好利用这个季节。听说秋天的北京最美。

我不知道你在的城市怎么样，但是难受的时候，一定要跑出去救自己。

说不定会有意料之外的发现。